

短道速滑世锦赛和世乒赛延期,各项目联赛、系列赛或停摆或“空场”

亚洲体坛遭遇疫情强烈冲击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吴雨伦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范围内的扩散,亚洲体坛受到强烈冲击。原定3月在首尔举行的短道速滑世锦赛和在釜山举行的世乒赛团体赛均遭延期,其中前者因“推迟或重新安排世锦赛将很难实现”,很可能面临赛事直接取消的命运。除了上述两项世界级高水平比赛外,亚洲多地的各项目职业联赛、职业系列赛或遭遇停摆,或不得不“空场”举行。在这个春天,亚洲体坛不得不面临一次严峻的挑战。

“空场”已是最好结果

在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韩国,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阻力重重,取消或延期成为多数赛事的命运。譬如原定下月22日开幕的釜山世乒赛团体赛。目前,赛事已推迟至6月21日至28日举行。在世乒赛94年的历史中,仅有过一次先例——1999年的贝尔格莱德世乒赛因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而被迫延期并易地,国际乒联将赛事拆分为二,其中单项赛事改在当年8月于荷兰埃因霍温举办,团体赛则在次年被置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世乒赛一年单项赛、一年团体赛的传统正由此而来。

延期至奥运会前一个月举行,自然并非釜山世乒赛组委会所愿,毕竟那时入围东京奥运会的各协会代表团已确定名单,釜山世乒赛既失去了作为各队考察主力、选拔选手的参考价值,参赛队出战时也难免会有所保留。据组委会透露,“空场”比赛是优先方案,但疫情发展之快,让这一计划成为奢望。

在所有应急预案中,“空场”显然是代价相对较小的选择,但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运动员参赛本身也是一种聚集行为,无法完全规避感染风险。在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亚洲国家中,中国所有本土专业赛事或职业联赛均无限期暂停,伊朗除足球外其余项目一二级联赛同样被叫停,而韩国则更倾向于“空场”比赛——过去一周,该国职业篮球联盟KBL与排球联盟V联赛相继宣布,在疫情改善前所有比赛都将“空场”进行。然而“空场”比赛适用的场合极为有限,选手来源较为复杂的国际性赛事就很难采取这一形式。

就在昨天,原定3月13日至15日在首尔举行的短道速滑世锦赛也被按下暂停键。国际滑联(ISU)通过官网发表声明称,短道速滑世锦赛正式延期。ISU认为:“考虑到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周可用的时间有限且不确定,以及潜在组织者和参赛队的后勤挑战,推迟或重新安排世锦赛将很难实现。不过,如果情况允许,可以考虑推迟或重新安排锦标赛。”言下之意,如果疫情无法在短期内结束,这一届短道速滑世锦赛很可能直接被取消。

在疫情重灾区日本,体育赛事亦受到不小影响。原定下月6日至7日在兵库县三木市进行的网球戴维斯杯世界组资格赛将空场进行,这场由日本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对决将直接决定11月戴维斯杯世界组参赛资格的归属。不过在不少领域,日本体育界仍未对疫情作出太多反应。日本职业篮球B联赛仍照常进行,该联盟只是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入场球迷佩戴口罩,并在入场时接受消毒液清洁;而日本排球联赛甚至连佩戴口罩的要求都并未提出。

取消或延期,代价各有不同

同样是取消或延期,不同赛事的承受能力也有所不同,其中牵涉着诸多难以归纳的复杂因素。刚刚落幕的2021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首个窗口期比赛,受到的影响就较为轻微。按国际篮联亚洲办公室最初计划,仅中国队主场对阵泰国队一场改期,韩国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等个别赛事则“空场”进行。但随着疫情发展,中国队客场对阵日本队、菲律宾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同样被列入改期清单。只不过,考虑到该赛事的第二、第三个窗口期将分别在今年末与明年初进行,且中国男篮等亚洲强队本就因该赛事与国内联赛冲突而遣送大学生球员或年轻新秀,国际篮联亚洲办公室在操作层面留有较大余量。

但在羽毛球界,陵水国际羽毛球大师赛与越南国际羽毛球挑战赛的延期代价要大得多——后者已确定推迟至6月,陵水大师赛则依然前途未卜,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项原本的羽毛球奥运积分赛,已与东京奥运会资格没有关系了,因为奥运积分系统将于4月26日截止。至于更受关注的亚锦赛,则很有可能将易地举行。据日本《每日体育》披露,这场奥运积分赛收官战已不可能于4月在武汉如期进行,世界羽联正和亚洲羽联密

切商讨替代方案,2月中旬曾举办亚洲羽毛球团体赛的马尼拉拥有疫情下办赛的经验,因此有望“接盘”。只不过,鉴于菲律宾目前禁止过去14日内到访过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区的旅客入境,中国羽毛球队要前往参赛,就必须在第三地训练,并度过14天隔离期。目前,羽联已前往英国诺丁汉进行海外集训。

动辄数万人参与的马拉松赛事,成为疫情影响下的“重灾区”。在疫情结束前,中国国内所有马拉松赛事均有望举行。而在日本,除承担着奥运选



受疫情影响,2021年男篮亚洲杯预选赛韩国队主场与泰国队一役被要求空场进行。

东方IC

东亚联赛停摆 亚冠支离破碎

■本报记者 陈海翔

继中国足协宣布中超联赛延期开赛之后,韩国、日本本周也先后因疫情关系宣布职业联赛延期举行。至此,东亚足球职业联赛全线停摆。而随着疫情进一步扩散,赛地遍布整个亚洲的亚冠联赛和世界杯亚洲区预赛更是前景叵测。

韩日越等国联赛被按下暂停键

上周末,共有近28万球迷涌入球场,观看了日本J1和J2两级职业联赛第一轮较量,当时神户、湘南等俱乐部为防止疫情做出了不少特殊规定,但更多俱乐部没有相应的防控措施,这也引发了舆论争议。就在25日,日本J联赛职业联盟宣布赛事延期的决定:鉴于未来一到两周的疫情将处于快速扩张趋势的边缘,2月26日至3月15日之间进行的职业联赛将推迟举行。这一期间涉及了J1联赛、J2联赛各三轮比赛,以及两轮J3联赛,而原定2月26日、3月4日举行的日本联赛杯小组赛第2、第3轮比赛也将延期。J1和J2联赛原本在3月18日的周末安排了一轮赛事,能否如期举行尚未可知。此外,日本国奥队与南非国奥队的热身赛也因对方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出赛而不得不取消。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新冠肺炎疫情或将迫使东京奥运会取消”“东京奥运会依然一切如常”——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却出自美联社对国际奥委会(IOC)委员迪克·庞德的同一段采访。这并非一场双方各执一词的罗生门,一切不过是断章取义的解读。遗憾的是,从那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热搜的“东京奥运会或将取消”消息来看,一时间占据舆论上风的并非真相本身。

庞德对于奥运前途的担忧并非捏造,这位向来口无遮拦的国际奥委会元老确实表达过“组织者可能会取消这届奥运会”,但他所真正想传递的信息是,相较于推迟或易地举办奥运,取消是更可能被采取的做法,而这一切只会在极为极端的情况下发生——“如果疫情继续爆发,让今夏的东京处于危险”,加拿大人甚至找到了参照的例子,“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变得像当初西班牙流感那样,有着同样的致死率。”作为对比,爆发于上世纪10年代的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人。事实上通过采访全文不难发现,庞德所言重点并非不是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奥运会的影响,而是现状其实尚不足以导致取消大赛那样严重的后果。

原定2月29日开赛的韩国K联赛也已确定延期。2月24日下午,韩国职业足球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后表示:考虑到韩国政府23日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警告定义为“严重”级别,决定推迟K联赛直到新冠疫情驱散为止(包括青年联赛)。决定宣布后,据某参与会议的俱乐部相关人士透露,K联赛可能会延期到4月开幕。

而越南政府早在2月7日就宣布暂停国内全部体育比赛,原定3月7日开幕的越南联赛陷入停摆,该国两支俱乐部广宁煤炭和胡志明市出战亚洲二级赛事亚洲俱乐部杯赛,前三轮均改为客场作战。

在另一个疫情发展较快的西亚国家伊朗,足球职业联赛同样遭遇冲击。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运动医学联合会成立了应急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于2月22日宣布将取消在伊朗的所有体育赛事,在一天之后,委员会又改变了决定,宣布足球比赛在此期间照常开展,但将“空场”进行。

一个月前,亚足联曾因“安全原因”禁止伊朗球队今年在主场出战亚冠,这一决定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对,最终双方妥协后改为亚冠小组赛前三轮伊朗俱乐部均为客场比赛,后三轮视情况再作决定。而根据赛程,第3轮将于3月3日、4日举行,第4轮开始究竟怎么办,亚足联仍未有任何决定。

拔赛任务的东京马拉松、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取消大众组比赛,仅保留精英组比赛外,犬山城半程马拉松等多场近期赛事均直接取消。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事,新入选国际田联白金标赛事的首尔马拉松原计划在3月22日举

行,但组委会如今也正在进行取消或延期的痛苦抉择,而4月初的大邱国际马拉松已确定取消。除中日韩三国外,朝鲜平壤马拉松也宣告取消,五年前该赛事曾为防止埃博拉病毒侵入,禁止外国跑者参赛。

亚冠、世预赛和奥运资格赛悉数受到影响

让亚足联头疼的绝非仅仅一个伊朗,而是整个亚冠联赛。由于疫情扩散范围加大,即将举行的第3轮亚冠已经成为大麻烦。

此前,3月3日首尔FC主场对泰国清莱联,3月4日蔚山现代主场对珀斯光荣两场比赛确定将“空场”举行,但这只是两家韩国俱乐部自己作出的决定。而昨天传出消息,亚足联秘书长温莎·约翰发邮件给泰国足协,通知将延期举行首尔与清莱联的亚冠,而蔚山与珀斯之战的命运没有提及。

中超俱乐部参加的亚冠前三轮比赛早已延期(除北京国安客场对泰国清莱联按时举行),这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由于三支日本俱乐部原本均将在第3轮出战中超代表,因此日本俱乐部在这一轮同样没有比赛,故无需再作调整。但亚冠东亚区赛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而随着伊朗等西亚国家出现疫情,整个亚冠联赛的前景都变得不那么乐观。参加本赛季亚冠小组赛的俱乐部来自12个国家,目前仅有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国内没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此外,3月份还将有两轮世预赛,中国队对马尔代夫和关岛两场比赛已确定均将在泰国武里南举行。而日本

男足将先在主场对阵缅甸男足,而后前往客场挑战蒙古队;韩国队则有对阵土库曼斯坦(主)、斯里兰卡(客)两场比赛;伊朗队的对手是中国香港(主)和柬埔寨(客)。除了这六场悬而未决的比赛外,国内有12例确诊病例的科威特客场对澳大利亚、26例的巴林主场对柬埔寨、33例的新加坡客场对巴勒斯坦等数场比赛也均存在变数。相比仍有较大变动空间的国内联赛和亚冠,世预赛的赛程调整将更为棘手,不仅涉及国际足联、亚足联等多级组织,更因为未来一年内的国际比赛日其实已经都安排了比赛,调整难度可谓非常之大。

疫情也再次影响了东京奥运会女足资格赛。此前的奥运女足资格赛亚洲区小组赛,中国女足因疫情关系失去了主场作战的机会,同时赴澳大利亚参赛时遭遇隔离。在小组出线后,中国女足将在资格赛附加赛迎战韩国队,但不得不把3月11日的主场比赛安排在澳大利亚。而由于韩国疫情扩散,原定3月6日举行的附加赛首回合即韩国队的主场比赛遭遇了麻烦。原本这场附加赛被安排在首尔以南40公里的龙仁市举行,由于当地已出现疫情,龙仁市政府昨天确认比赛将不会在本地如期进行,亚足联和韩国足协都尚未确认这一消息。而另一场附加赛越南女足与澳大利亚之战,同样存在不小的变数。

刘若钜加盟天津泰达

申花“青春风暴”就此终结?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上海申花的“青春风暴”始于刘若钜,或许也将在刘若钜离开后宣告结束。2月26日,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在其官网宣布,上海申花小将刘若钜租借加盟球队,租期一年。

少年成名的刘若钜是1999/2000年龄段国内球员的佼佼者。2017年,18岁的刘若钜在申花一线队获得了出场机会,并且在足协杯决赛中立下汗马功劳,助攻外援马丁斯打进一球,帮助球队击败上海上港拿下冠军。2018年,刘若钜逐渐坐稳球队U23主力位置,代表球队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4次,并贡献一粒进球。

2019年原本是刘若钜寻求突破的一年,但伤病成为这位小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上赛季他仅为申花登场5次。虽然刘若钜于2019年末成功复出并于今年初跟随国奥队参加了U23亚洲杯,但是久疏阵线的他只在最后一战对阵伊朗的比赛中有过短暂亮相。目前申花中前场拥有莫雷诺、沙拉维、金信煜、高迪等多名攻击手,边后卫位置也有赵明超、曹贇等多名实力派球员,因此褪去光环的刘若钜在新赛季出场的机会并不多。

上周四,刘若钜已从上海申花的集训地阿联酋迪拜飞赴泰国曼谷,开始跟随天津泰达一起训练,并接受主教练施蒂利的考察。事实上,施蒂利在培养年轻球员方面颇有心得,杨立瑜和杨帆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对此笔引援也颇为满意,“如果能有一名U23球员具备打满全场的实力,这将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不过在全新的舞台上,刘若钜也将迎来曹阳正、谢维军、张越等球员的竞争,拥有足够稳定的出场时间将是刘若钜转投天津泰达队的诉求。

上海申花在今年转会市场接连引进秦升、赵明超、冯潇霆、曾诚、朱宝杰等五名30岁以上老将,随着这些拥有即战力球员的到来,申花在过去两三年潜心培养的新人面临着无球可踢的尴尬境地,与刘若钜类似的还有小将周俊辰。周俊辰在2月初抵达阿联酋迪拜与黄海队会合,目前已经代表该队出战了两场热身赛。

“东京奥运可能取消”系断章取义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重申“按计划推进奥运会筹备工作”

“东京奥运会依然一切如常。在5月底之前,国际奥委会不会作出任何决定。”在庞德看来,取消东京奥运会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糟糕结果,要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取决于国际奥委会,而是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定论,以及各协会所属国家或地区政府对于公民前往日本的态度。至少在当下这个阶段,庞德仍对奥运会的举办充满信心,否则他也不会去采访中告诫所有运动员,“专注于你们所从事的项目,就我所知,你们仍将前往东京。”其实,仅仅就这一句话,就足以击碎所有夸大“东京奥运会面临取消”风险的论调。

IOC的回应则同样能证实这一点。“国际奥委会正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如期成功举办而不断努力,迪克·庞德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不过,作为当事者的日本方面对庞德的言论仍有些不满,质疑集中在后者所谓的“三个月窗口期”。庞德指出,国际奥委会将会在三个月内持续对东京进行观察。但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认为三个月窗口期的说法只是庞德的个人主张,“对于这位委员文不难发现,庞德所言重点并非不是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奥运会的影响,而是现状其实尚不足以导致取消大赛那样严重的后果。”



东京奥运会倒计时屏一旁,往来的行人佩戴着口罩。新华社发